



天堂俱可登

◆ 胡晓军

惊闻巴黎遭受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,不尽悲愤,也让我想起年前的法国之行。

巴黎是富丽的，卢浮宫、凡尔赛宫奢侈繁华，彰显皇家气派；巴黎是辉煌的，凯旋门、埃菲尔塔壮美雄伟，挥洒胜利豪情；巴黎是浪漫的，左岸、香榭丽舍大街精致时尚，氤氲人文气息。然而富丽有了，素朴没了；辉煌有了，平静没了；浪漫有了，沉稳没了。要领略素朴、平静和沉稳，必得遁出巴黎之外，如距其四小时车程的圣米歇尔山。

向北一路行去，放眼均是蔚蓝碧绿。景致虽好，却也不免审美疲劳，新奇之感渐行渐淡，终于被眼皮轻轻遮住了。懵懂中，耳畔传来车轮“沙沙”之声，车身也微微振动起来。急睁眼看，碧绿已消失殆尽，脚下是大片的灰色沙石。猛抬头，一座圆锥形的小山赫然就在天海交际之处。昨天我在巴黎街头买的圣米歇尔山模型，此刻仿佛暴长了几万倍，矗立在我的面前。

原以为“仙人指路”是中国独有,听了介绍,方知不然。相传八世纪初一个中夜,红衣主教欧贝偶发一梦,梦见大天使米歇尔风神庄肃,缓缓伸手指向一座海边小山,却不则声。初不以为意,不料此梦一做便是三天。第二天的凌晨,主教终于觉悟,一声号令,率众寻到此处,建起了修道院。在此后的八百年里,教众多次大兴土木,终于成就了这座“西方奇迹”。

山,本不足奇,方圆不过千米,海拔未及百米;但山上的建筑群,便委实当得起一个奇字了。由于依据山势而建,因此它们同呈锥形,参差错落,层叠向上,建筑高度超过小山本身倍余,逼人而来的奇崛震撼,缘此而生。

沿青石板的步道进入,一边拾

级而上,一边抬头仰望。建筑越发显得修长威严,每一幢楼宇、每一条拱线甚至每一丝花纹,都从容地回旋、向上,仿佛在指引人向上飞升、飞升,直到顶端的修道院。

修道院分为三层,底层两个大殿,为接纳朝圣者所用。二层为研修室和会客室,石室穹窿高耸,石桌石凳一应俱全,更配有硕大的壁炉。在这个海角石堡里,一到寒潮袭来的秋冬,拥有火炉的石室,便是圣灵眷顾的福地了。

穿过石室凡几，上得台阶许多，终于到了第三层的内庭和回廊。外层厚实的花岗岩墙，内层的流线造拱廊柱，合力将内庭撑起。从廊下仰头而望，哥特尖顶高耸，楼宇巍峨壮观，尤其是米歇尔雕像金光披拂，正手持利剑，指向苍穹。他的剑尖，正是全山所有建筑的最高端。当年，大天使曾指示主教在此修建圣殿，想必是看中这里的海天风光，便于清修。如今，他又将圣剑高举过顶，会否是嫌此山已被俗扰、地球已无净所，于是暗命相关人士登月攀星、为其在太空开辟一片乐土？

在廊中眺望远方,又是一番感触。谁能想到山海苍茫之中,居然藏着如此细腻精致的庭院呢,正可谓古朴托起了精致,阴柔回馈了阳刚。海风中起,我隐约听到管风琴的吟唱,空灵的乐声和着远处海浪的拍击,那是出于人心和自然的和声,冥冥中涌动着一股自然的神力。这种神力虽极为雄强,却毫不张扬,无限温和而又极度绵长。是的力量至于最强,则归于柔和;色彩至于绚烂,则必然归于平淡;丰富至于浪漫,则必然归于素朴;语言至于丰富,则必然归于沉思。

下得山来,已是黄昏,夕阳将灰沙点化成满地淡金。回首一望,水天之中,整个圣米歇尔山通体透

亮,更增神圣之感。奇怪的是,尽管天色不早,尚有众人徜徉沙滩,倚靠巨石,谈笑风生、毫无归意,更有几辆汽车载客姗姗刚至。一问豁然,原来山前山下,倚角巷耳,开着十几家袖珍客栈,从下午三点或五点起开门接客,游客事先必须预订。显然,这些游客计划在此小住一宿,既能感受神秘的黄昏,又可观赏朝旭的蒸腾。若逢三或九月潮涨时节,更会有幸得见排空巨浪,一轮红日,此景足以使灵魂与其一起飞升。

有人调侃旅行,说不过是一群在本地呆腻了的人,跑到另一群人呆腻的地方去罢了。我不以为如此简单。人的身体本在漂移,人的灵魂又远甚之,或许正是灵魂无时无刻地催动身体的漂移吧。反言之,先开眼界后开心扉,此理亦通。同样可将旅行比作艺术,因我信艺术的缘起,便是身体无法超越现实,故而吟诗作画,奏乐起舞,使心灵得以飞升。所以旅行看似俗易,出身并不低微。至于区别,旅行是通过身体亲历之感而触发灵魂遐想,而艺术恰相反,是通过灵魂遐想而产生身体亲历之感。

我还相信，1300年前的米歇尔必是在某处呆腻了，才会指点信众在此建个居处。神在追求飞升，修行者在追求飞升，每个人都在追求飞升。至于飞升的方式，可以量力而行——大天使只消劳动手指一点，即可腾云驾雾、不费吹灰之力去神游；修行者必须遵循神祇昭示，不辞劳筋伤骨，历经千难万险去云游；至于凡夫俗子，则大可按照自己的意愿，搭机买舟、驾车徒步地去旅游——

仙人临海隅，伸指以为凭。琼
宇孤山立，排潮乱石崩。生涯诸境
界，心力各依凭。择一飞升去，天堂
俱可登。

阿格爾的正午

◆ 安 谅

从德里到阿格尔，“印度奥巴马”说，单程可能需要五个小时，必须一早就出发。我们都万分惊讶，百度地图明白无误地標示，这段高速公路只有 200 公里左右，怎么会这么长时间？“印度奥巴马”说，路堵，堵得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的印度，这真是许多人对印度的评语。“印度奥巴马”是我们导游的自称。他是个长得消瘦的印度小伙子，黝黑的脸，白白的牙，透露着一股机灵劲儿，长得酷似年轻的奥巴马。

一早七点半启程了。一路却异乎寻常地顺畅。两个多小时,就到了阿格尔,车外,阳光敞亮,下了车,光热就将我们周身裹拥起来。渐近正午,阿格尔的金秋,竟如夏之玫瑰一样炽热。

泰姬陵是阿格尔的骄傲。通往泰姬陵的马路上，车水马龙，人山人海，卡车、轿车、旅游巴士、摩托车、自行车穿梭其中，一种当地叫做蹦蹦车的交通工具更是活跃其间，它是一种三轮车，用于出租，分成黄色和红色罩顶的两种，或疾或缓地驰行，成为一道风景。而更显悠哉的，当属马车了，马高大而健壮，旁若无人般奔驰，马车则稳稳当当的，仿佛身处于古国。

有一只流浪狗竟然侧卧于路间。黄中带黑的皮毛，在阳光下，微微发亮。我们轻步走过，它只懒懒地抬了抬眼眉，毫无感觉似地又闭上了眼睛，返回它的梦乡。它躺着的位置，在两个车道之间，它就不担心在梦中被可能避闪不及的车轮辗碾压得粉身碎骨吗？

没有人在意这条流浪狗。几位身穿制服的警察也在路旁谈笑着，对此熟视无睹。我在心里却好久放不下。

街旁搁置的硕大油锅在沸腾，翻滚的油金黄黑亮，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，有几分灼眼。出锅的油炸饼，缠在一边，问津者寥寥。

泰姬陵是拥有惊世之美的，走近陵园，在波斯式花园瞻仰陵墓，纯净的大理石建筑体，闪耀着一种光芒，晶莹洁白，气势宏伟而又迷蒙。据说，泰姬陵在清晨、白日和夜晚，会呈现出不同的意境与韵味。我们无缘周全，但这正午的泰姬陵，一定也是最独特的，最强劲的阳光，给它

周身涂抹上了一种晶亮，令这建筑刚柔相济，色泽辉映。

泰姬陵的游客络绎不绝。自然本国人居多。在陵园门口，看见长长的、回字形的通道进口，心头一怵，仿佛已有憋屈之感。“印度奥巴马”引导在前，我们进入了一条快速通道，径直进入，接受礼待，算是享受了一回“老外”的礼遇。安检也特别紧，连一副扑克牌、一颗糖也不可带人。同行挎包里的扑克牌被搜查出来，我则随身携带着的几粒银杏胶囊引起了安检的注意，但还未作解释说明，安检人员已视之为药品，痛快地让我进入了。他的脸颊也带着阳光般的微笑，浮现着着善意和友好。

在泰姬陵边走边观赏，很快衣
衫就汗湿了。我们是套着鞋套步入
肃穆的陵墓的，也有许多游客裸着
双足在院中移步。听说夏日地面灼
烫，游客几乎像“跳舞”一般踮着双
足，地上因此铺垫着一条长长的地
毯。我试着光脚在地上轻触了一会
儿，因为是金秋，脚底只是传递着一
阵温热。但身心仍是感受灼热。导
游说，这泰姬陵是当年的国王沙贾
汗为他的亡妻所建，大兴土木，精
心打造，为实现对妻子临终前的承
诺，为死去她建一座世上最豪华的
陵墓。这似乎是一场炽热真挚的爱
情的洁白晶莹的象征。泰戈尔说：
这是“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”。
导游又说，不过，没人相信沙贾汗
是出于爱情而为，他其实是一个暴
君。好大喜功，极尽奢侈之能事。
难怪他的儿子最后篡位之后，也能
容忍他，将他送入了牢狱。这究竟
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忽然一阵晕眩，不知是阿格尔正午的阳光太热，还是泰姬陵的传说令我一时惑然。

于是催促同行匆匆返程了。不幸的是，车在转向高速的土路上，困陷了两个多小时，几乎寸步难移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幸好提前返程了，要不，再耽搁半小时，恐怕得至少再堵上个大半天了，高速公路也跟着陈列了僵尸般的成堆的车辆。

回首泰姬陵，刚从阿格尔正午的阳光抚慰下走出，白色的建筑依然闪耀着一种炫目的光芒。我知道，那一种建筑艺术之美，与世纪同在。

印度的不可思议，由此可见一斑了。

